

散文谈艺录

贾宝泉 著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百花文艺出版社

散文谈艺录

贾宝泉 著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散文谈艺录/ 贾宝泉著. —天津: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13. 1

ISBN 978 - 7 - 5306 - 6201 - 4

I. ①散… II. ①贾… III. ①散文理论—文章
IV. ①I056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55884 号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(022)23332478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8.625 插页 2 字数 215 千字

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22.00 元

序

人是散文艺术的始与终
善是散文艺术的始与终
可控的智慧是恒久的明灯
上善的尺规是执两端而用其中

春花葳蕤与秋叶飘零并无不同
此界的星坠木鸣也许正是彼界的杨柳春风
创始之前还是创始 无穷后面接着无穷
断续的时间和断续的空间构成宇宙长程
不认识整体悟性略大于零

造物的至善并不专为人类而施
没有了人类地球上依然轮替春夏秋冬
顺应《易》之惧惕可使人类劫而后生
在这一届人类与下一届人类的等待期上
宇宙间悠扬的大抵唯有哲学(道)的钟声

作者

二零一一年九月

目 录

序 / 001

万事起头难 / 001

散文片言 / 005

审美片言 / 007

望远镜中的天空：有边际的无限 / 010

漠风·梅香 / 013

天才是长久的耐苦 / 015

规律不放过小事情 / 017

一座与一百座 / 020

重读一遍中学语文课本如何 / 023

观察 / 028

小而丰润的小品文 / 030

散文：文字谱写的乐章 / 032

散
文
谈
艺
录

□

001

- 饱含诗意,美丽才会是愁人的 / 036
- 同青年诗人切磋散文诗意时插话 / 039
- 此情可待成追忆 / 045
- 那一个世界与这个世界 / 049
- 作家喜欢谈悟,悟是什么 / 054
- 神助的滋味 / 057
- 湘灵不穿牛仔裤 / 063
- 向数理化要散文 / 068
- 任何题材都向着散文微笑 / 071
- 三昧火里种金莲 / 075
- 优秀小说家未必是优秀散文家 / 082
- 应南开大学中文系同学之约写的一段话 / 086
- 关于中国古典散文的一段话 / 087
- 不懂中国乡野就不懂中国散文 / 089
- 二十世纪中国散文最辉煌的成绩
是白话文渐趋成熟 / 092
- 再谈散文到了高境界是怎样的 / 095
- 事与理 / 098
- 尺度 / 103
- “我认为” / 107
- 散文漫议 / 111
- 答问“谈谈你阅读与写作的关注点” / 117
- 同几位老年作者畅说“衰年变法” / 120

朝思夕录	/	124
散文创作与理论指导	/	135
识缘乃容 不将不迎	/	140
彩云之南的心灵颂辞	/	144
给学问一个光明与阴霾同在的精神背景	/	146
善的想象力通向神明	/	148
言近而指远者,善言也	/	150
跋涉在致广大而尽精微的路上	/	153
青萍之末察风	/	155
一组别具创意的散文	/	157
艺文集碎	/	159
镜花互照说散文(一)	/	165
镜花互照说散文(二)	/	168
镜花互照说散文(三)	/	171
镜花互照说散文(四)	/	174
镜花互照说散文(五)	/	178
镜花互照说散文(六)	/	181
镜花互照说散文(七)	/	184
镜花互照说散文(八)	/	187
镜花互照说散文(九)	/	189
对散文文体的再思辨	/	192

对散文作家素质的再思辨	/	206
对散文与哲学关系的再思辨	/	220
对散文继承与创新的再思辨	/	227

《当时明月今在否》序跋	/	236
《螺旋中的岁月》序跋	/	243
《散文拈花录》跋	/	250
《散文镜花词》序跋	/	255

跋	/	264
---	---	-----

万事起头难

一篇文章的起头,好像是要去一个神秘所在的路口。路顺则一顺百顺,轻轻松松就到了要去的地方。路不顺则处处不顺,就像陷入了老百姓说的“鬼打墙”,横竖都是路又处处不是路,绕来转去还是逗留在老地方。路走了老远,可总是沿着一个半径不变的圆周转悠,抵达不到纵深处。但起头跟上路也不同:上路方便就好,而写作还有个引人入胜的用意,还受文章本身和阅读对象制约。

有的作家自道写作体验云:我曾长时间写不出东西,不是心里没话,而是找不到能使文字顺理成章的“起头”,给憋住了。

所谓一气呵成的作品,必定有个好开端。

同一篇作品不同人写,一人一个起头;一个人写同一篇作品也可以写出几个不同的起头。路口不同而归宿同,这就叫条条大路通罗马吧?虽说一篇作品可以有几个起头,但总归有一个最合适的。

中外文学家皆认同中国是散文大国。“大”在哪里?大概就“大”在会起头上。这么说当然绝对了点,但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。好散文不少是千字文,如果路口不对头多绕了几圈,几百字就报废了,即使后面写得好也仍背负着前面的累赘,这就不能算成功。像王安石《读孟尝君传》,仅一百来字,几

句话层层紧逼,将世人所谓“孟尝君能得士”逐层驳倒。倘若没有恰当的切入口,必定松散得不成样子。所以优秀散文家打腹稿时,是把起头那句话当成重头戏唱的。

古今中外散文作品起头多是这么几类:

一是开笔交代时间:

“壬戌之秋,七月既望”(苏轼《赤壁赋》)。

“近腊月下,景气和畅”(王维《山中与裴秀才迪书》)。

“一百年前,一位虽听得见雷声但已聋得听不见大型交响乐队演奏……”(萧伯纳《贝多芬百年祭》)。

二是开笔交代地点:

“道州城西百余步”(元结《右溪记》)。

“南昌故郡,洪都新府”(王勃《滕王阁序》)。

“临川之城东,有地隐然而高”(曾巩《墨池记》)。

“布达位于一条大河右岸的格列尔特山上”(尼古拉斯·记廉《布达佩斯》)。

三是开笔即进入叙事、说理、慨叹。这一类包含甚为宽泛,细分别就要列出若干条目,也不大容易分清楚,只好说个大概。

直接叙事的,如:

“昔夫子作《春秋》,因鲁史之旧文,据事直书而已”(虞集《杜诗纂例·序》)。

“老妻安娜在世之日”(冯亦代《忆龚澎》)。

“那是一群受惊的兔子”(都德《磨坊文札》)。

“我们常面对不可知物”(梅特林克《沙漏》)。

直接说理的颇多,如:

“臣闻求木之长者,必固其根本”(魏征《谏太宗十思疏》)。

“六国破灭,非兵不利,战不善,弊在赂秦”(苏洵《六国论》)。

“居高位者乃三重之仆役:帝王或国家之臣,荣名之奴,事业之婢也”(弗兰西斯·培根《谈高位》)。

以感叹起头的也不少,如:

“呜呼!盛衰之理,虽曰天命,岂非人事哉”(欧阳修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)。

“北京最美的季节是秋天”(黄秋耘《秋山寒雨》)。

“啊!多少次黎明即起,面向霞光万道、比光轮还明灿的东方”(纪德《沙漠》)。

还有将叙事、说理和感叹交融在一起的,如:

“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,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”(钱钟书《说笑》)。

“照我思索,能理解‘我’。照我思索,可认识‘人’”(沈从文《抽象的抒情》)。

“在朴实而凄凉的房间里”(亚松森·西瓦尔《缪斯的抗议》)。

笔者也喜欢在起头那句上打主意。打腹稿反复玩味的往往是开篇那句,不中意宁可不动笔的。仔细想来还是上来就

说明时间地点的清晰明白。但这类起头古今中外比牛毛还多,有所变化才好。我的一些习作是这么发端的:“林子跟人一样,有生命的秋天”、“雨中登长城,秋风萧瑟无限意”、“乡下的瓜庵也跟草原上的帐篷一样,有时是孤零零的一座,有时是成阵成势的一群”、“六月的夏云头是没有正性的信马由缰的孩子”、“一枚落叶悠悠然荡进清溪,宛若一叶扁舟,与云影一起漂流”、“岸林的冷露远了,只有月跟着。”……以上未必有甚妙处,只是说出来就教于见面与未曾见面的读者诸君吧。

多年前曾打算以《空山新雨》为题作文。阅读来稿时正好发现一件稿子冠以此题较为确当,便用给了该稿。从此再未以此题作文。题目是一件千字文的极重要部分,一旦割去,近半的篇幅失去了。由之也可见题目的重要。

对于起头,林纾以为:“领脉不宜过远,远则入题煞费周章;着手不宜太突,突则旋转处殊无余地……若记山水、记厅壁、记器物、记人,既不能奇,毋宁用年月,或但记事与物之所缘起,较无弊病。”算是他的一家之言吧!

以上种种仅可参照,而自己的蹊径生成于自己的脚板下。

唯起头难,一旦起得确,起得着力,才有足够智慧率引全篇;如若只有好“头颅”但行文欠丰厚、收尾不利落,也等于是个畸形人。

散文片言

散文者，散淡之文也。心放得下，笔才举得起。

散淡为文者，散淡人也。虽云散淡，对于责任和使命，则唯恐持守不力，更无论漠然视之。倘对于责任和使命也漠然视之，那便是心迷一窍；倘忽视艺术品位，同样是心迷一窍。

言为心悟，有话便说，既不教导，也不自显，有信心而不自傲，具觉悟但不张扬。表述可文可白的，宜白；引文可有可无的，宜无；篇幅可长可短的，宜短；作法可繁可简的，宜简。而思想则务求深到。

长有长的难处，短有短的局促。唯其难，才有大匠应运出来，众山里独峙一峰，以补青天之漏。纳须弥于芥子，邀星汉作掌上观，小中见大，此诚乃散文体制所制约，乐于就范于此种制约的，大致容易成功；而大中见小，须弥山上寻蚂蚁，往往事倍功半。

学养深到，思索得法，不急功近利，把心从稿酬和奖级中拯救出来——要之，心腑便自然，平和，深睿。

质朴平易的作品使人亲近，外柔内刚的作品使人回味，阵马风樯的作品使人动容，色厉内荏的作品使人隔膜，高高在上的作品使人腻烦。无论作家如何改良汉字和章节的拼接方法，甚至在汉字的音韵上下忒多的功夫，只要读者不亲近，有隔膜，便不读或少读。出新、出奇都是必要的，然而说到底，

句子新，诚不若文意深也，舌粲莲，终不若根拒污也。中国是举世公认的散文大国，不事写作而深得散文三昧者，多若恒河沙数。这些不顶冠冕的评论家，虽然较少知道文学艺术新术语，然而对于作品的批评，往往比职业专门家更少利害干涉，因而可能更关痛痒，更公平。作品优劣最终还是他们说了算。历史喜欢听取这些人家常的闲聊，却爱开职业专门家的玩笑。同职业专门家相比，他们才是稳坐钓鱼船的最后的赢家。

历史确认作家层次从来都是不慌不忙的，甚至懒洋洋得拖即拖的，作家自己却等不及。

金刚努目，菩萨低眉，霹雳挟雨，杨柳含烟……散文之千面亦作家之千千面也。

散文的垄亩原无边际，好心人却辛勤为之设置篱笆。不过虽有篱笆，仍有人目为整块田园，逍遥于风流蜃动、云卷云舒，总题目就是中国散文派和世界散文派。如果在散文的垄亩内打量人生略嫌束缚，那就移步于散文之外，在文学圈子外揣度人生、感悟文学，可能会更为冷静、自在、确当。同文学圈子若即若离，同样是良好的立足位置和创作心态。窗外的世界一般要比窗内的大。人不甘心囿于小世界才要向大世界借景，甚至执迷到去冰天雪地的旷野上露营，夜半冻醒便以唾润唇，走笔荒寒之境，静候朝曦从天而降，大不了招惹一场重感冒，反正墙壁是向前后左右无限推远了。

一件作品写得好不好，评说者不同标准也就不同。男作家的作品可以放心地给女儿看，女作家的作品可以放心地给儿子看，儿女欣赏品味时作家不心慌不脸红，这，也是标准。前贤从哲学因果律推出大含细入的两句话：“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”究极了看，今天和昨天、明天是同一天，现实和过去、未来是同一阶段。如果不在今天种下善因，也就不会有摇曳着沉甸甸禾穗的明天，而没有明天也就无所谓昨天和今天了。

审美片言

一样的水珠,落在荷叶上展现晶莹润洁的美,落在粪肥上就不美,《春江花月夜》也非每次播放都动听。可见美也依赖于环境、条件,特别是鉴赏者心情。

在月球上看地球好似“大蓝玻璃球”,晶莹透亮得令宇航员目瞪口呆无话可说。返还地面便知地表污染严重,树木被砍伐,草原枯萎,江河断流,几乎到处笼罩着有害的化学气体,到处发见大地皮肤上的癣疥、脓疮。在月面上看月面大概也不如在地面上看得美妙。由此可知经得住近距离观察才是真美。但也不是愈近愈好,一次我用放大镜看图片,反倒看出个鸿蒙初开的原初混沌,原来镜片太贴近图片了。这又提醒我:无论看什么,过近则不分妍媸,距离也是镜片的一个有机部件。调整好距离即是美,美就在合适的距离上。

美也产生于不了解。譬如浓雾笼罩的峰头展现朦胧的美感。但实际上那里也许脏得说不出口,还在发生凶险事件:一条毒蛇朝割草的男孩腿上注射毒液,孩子无助地抽搐……而在远处欣赏则只看见美,甚至美得手舞足顿,美得想作诗。

单色给人单调感,但如果面积很大,气象宏阔,也会威慑人心。数十座峰头盖满红枫叶,红到无边无际,就成巨大震慑力,并由巨大震慑力升华为巨大感召力。这就是纯粹的大美,美到让人敬畏,甚至感到连自己身体都从肌肤到骨骼红透

了,终于自己就化为一片贴地腾跃的红叶,偶遇微风也脱离地表在低空飘舞一回。

自从公布了火星照片,它在我心中不那么美了。从审美感情上说,为着对某物保持长时间爱怜,我宁可不作水落石出的洞见。

笔谈固然要韵调流畅,但过于流畅也不好,有个山高水低方可环绕,引人入胜,让读者跟着捉迷藏。一旦他寻到谜底心里不免就“美”一回。不过环绕不能太费力,否则读者不跟了。眼下含蓄深藏已不受欢迎,而直露的带有讥讽口吻的反倒容易走俏。这反映世情与风气。

能够说出的美远不是最美的,因为我们的心智还难以圈定最高的美,且对于心中一些美妙感触也很难发掘到适当的语汇加以表述,实际上语言本身也远未进化到任何感触都能随心所欲地表述。我们的目光总是解读不尽一张小画,画面上看不到的总比看到的多。而往往我们看不到的就不再用力寻找,我们不喜欢的便不愿探究,不愿发现已知的“瑰丽风景”之外的风景。我们所认为的瑰丽风景到底是什么呢?真的瑰丽?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加上我们看不到的才是一幅完整的画,我们喜欢的加上我们不喜欢的才是一幅能够理解的完整的画。

真美产生于真理解。理解之难,在于不知进入被理解之物核心的门径。其门径当如敦煌洞窟开凿于高出地表的山壁上,寻宝者高于或低于洞窟的门槛便不得进入。为要进入洞窟,洞窟门槛的准确高度是最重要的准则。解铃还须系铃人,扣子是某人系的,他自然容易找到解开的办法。那么,“他”是谁?他为什么这样系?如果他是我若干心灵元素中的一个,他可会听从我的驱策帮我将门打开?而一旦打开了门会不会永远消失了他自己?

美是一种心灵状态。美是上苍所示人的世界真实性。欣赏的益处在于增强了人的心灵与作品暗示性的沟通能力。

欣赏也有选择性。欣赏的选择性使欣赏者感到,有些人身上沾染泥土也美,有的天天沐浴也脏。

美还是一种苛刻的理想,“看景不如听景”说的就是任何眼见的具体美都不及未曾经见的理想美,因而人所“眼见”的永远不可能“止于至善”。

你说沈从文的散文好,他也说沈从文的散文好,是自己审美“审”出来的还是听别人说的?如果我们从来没有读过沈从文的散文,从文老先生也根本不出名,我们当编辑的却从自投稿中发现一篇誊写不工整、修改笔迹重重叠叠的习作,但质量与目前广为流传的从文先生的好作品相当,你能断定是好作品吗?

老实说吧,作品好不好自己读过才知道;有的再三读过也还是不知道。知道不知道,只有天知道。

美就美,不美就不美,这是西方;又美又不美,又不美又美,这是东方。

在农村有时会看到一个白荷花样的美妇跟在一个丑汉身后,不必打问,此丑汉大概有钱。美的东西往往要极丑的去反衬。美和丑形影不离方显出美的玲珑脆弱和要人珍护。丑和美是不能离开的。

美的面孔总是令人怜惜,愈美,在爱美者眼里老得愈快。

喜好文学艺术的往往喜好谈论“审美”,却不免忽视“审美之美”这个美中之美,这样在同内部与外部世界对话时就少了依据,因而可能是独眼的和瘸腿的。